

高鸿 / 著

血色高原

XUE SE GAO YUAN

 文匯出版社

XUE SE

血色 高原

GAO YUAN

高鸿 / 著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色高原/高鸿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-7-80741-767-5

I. 血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27920 号

血色高原

作 者 / 高 鸿

责任编辑 / 张 衍

封面装帧 / 张 晋

插 图 / 高 鸿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
出版发行 / 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港东印刷厂

版 次 /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20×960 1/16

字 数 / 300 千

印 张 / 21

ISBN 978-7-80741-767-5

定 价 / 40.00 元

第一章

1

早晨天刚麻麻亮，外公便离开了党庄，开始往徐州赶。听说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枣庄，离党庄不过两天路程。天空集结着一群黑色云霾，舒展筋骨，气势汹汹像要扑下来。远处的村庄已渐渐模糊，几缕细细的炊烟扶摇直上，像点燃的导火索，随时都有可能引爆那黑色的阴霾。路边的池塘里浮着一层薄雾，隐隐约约，透着一股春意。谁家的两头猪正在地里打架，发出“嗷嗷”的叫声，公猪兴奋地舔着母猪的脊背，一副非常满意的样子——骚货。外公不知怎么便骂了一句，心里却哑然失笑。想起女人晚上疯狂的样子，外公有一种被强奸了的感觉——这骚婆娘！外公又骂了一句，隐隐地觉得下面不舒服，好像有点痛，胀胀的，肿得难受。站住了想撒尿，却又尿不出来。女人25岁，比外公小10岁，人长得顺溜，手脚也麻利，把外公伺候得很舒坦。女人是外公娶回来的第二个婆娘，外婆在生母亲的时候难产，死于大出血。母亲于是一生下来便没了娘，靠一只大山羊把她喂活。外公现在有两个孩子，儿子已快10岁了，比母亲大5岁。那时，外公的家底是比较殷实的，家里除了北边的大瓦房，东西两边还盖了厢房，南面的厢房里喂着几口剽悍的牲口，有两头骡子，一头牛。骡子已被外公卖掉，兵荒马乱的，留着都是祸害，因此外公决定将这头犍牛也拉到徐州，趁现在日本人还没来，先处理掉。外公是见识卓远的那种人，不像庄里其他的几户，把牲畜看得比命还金贵——唉，眼看人都活不下去了，留牲畜有啥用？

外公在心里长长地叹息了一声。

外公是在妻子死后的第二年娶了现在的女人。女人叫张艳艳,那时已20多岁,像一棵熟透了的柿蛋,等待着采摘。她的母亲眼头有些高,挑花了眼,使她错过了美妙年华。外公那时虽已30多岁,并且还拖了两个孩子,但光景不错,人长得又壮实,又魁梧,很有男子汉的味道。女人对外公一见钟情,并认定这就是自己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,因此在见过第一面后,便将自己奉献了出来。外公还记得那是一个春日的正午,他们在集上相遇了。阳光稀薄地映在女人的脸上,她的表情丰富而张扬,一半是扭捏,一半是期待,欲说还休的样子,令人生出无限遐想。外公把女人弄到铺子里吃了点东西,问女人是否愿意跟他回去?女人拿眼睨斜着看他,见外公热辣辣的目光正在自己的胸部巡视,就倏地红了脸,低了下头,白白嫩嫩的脸上像扑了一层花粉,弥漫着一股欲望的气息。外公说话的时候太阳在云端跳跃了一下,发出“沙沙”的爆响。外公站起来,抓住女人的手。女人没有挣扎,随着外公一阵风尘仆仆,来到了郊外的小山上。小山上树林茂密,人迹罕至,一缕春日的阳光透过树隙洒了下来,懒洋洋地透着一丝暧昧。外公不费什么事便剥光了女人,轻车熟路地进入了一番领域。一年多没近女人了,外公觉得特别兴奋,因此他气喘吁吁,热汗淋漓。树影斑驳地涂抹在女人的身上,女人白花花的身子一耸一耸地抖擞,发出不知是痛苦还是兴奋的叫声,双手紧紧地抓了外公的脊背,抓得很紧很紧。完事后外公才觉得脊背上疼痛,用手一摸,竟全是血……

女人到家后干活很踏实,饭做得也不错,但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让外公很恼火。她常常在外公不在的时候让母亲兄妹饿肚子,有时宁愿把多余饭菜倒掉喂狗,也不让他们吃。她满以为只要伺候好外公,自己便在家里有了位置,没想到招来外公的拳脚,女人因此从心里对两个孩子充满了仇恨。于是,她便开始期盼着自己的孩子。可是过门一年多了,工作没少做,肚子却昧着良心,没一点反应,这让她有些失望。她因此花费了更多心思在外公身上,几乎每晚都拼着身子让他快乐。渐渐地,她感觉外公已经没有原来的激情了,有时下地回来,吃完饭倒头就睡。劳作了一天,外公一挨枕头就开始打呼噜。女人辗转反侧,一双手便男人的身上探索,外公迷迷糊糊地给了她一肘,女人悻悻地把手缩了回去,眼泪就下来了。

那天晚上时辰还早,外公早早便上了床。女人收拾完家什后洗了个澡,悄悄地钻到外公被窝里,浑身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臊子味(农村人用猪的

胰腺做的肥皂)。外公狠狠地打了个喷嚏,便觉得有一只手伸了过来,在他的胸部游走。外公佯装已经睡着,轻轻地打起了鼾声,那只柔软的手便向他的腹窝伸去,并做出了一些手段。外公很反感,他觉得这女人太骚!记得外婆在的时候夫妻俩晚上也做事,但永远都是外公主动,外婆非常被动地应付着。她从来不在外公面前主动裸露身体,让外公总有一些神秘的感觉。男人意犹未尽,便会牵挂着女人,相反则厌,感觉稀松平常了。这时女人的手已经得寸进尺,外公的心情一团糟,他转身一伸腿将女人蹬到了床下。月光下,女人抖得缩成了一团。黑暗中,一阵压抑的哭声浮了上来,丝丝缕缕地在房间弥漫。外公吼了一声:你娘又没死,哭丧啥?女人便忍气吞声,悄悄地爬到床边睡了下来,身子一耸一耸地抖擻……

2

结婚3年后,女人的肚子还是不见动静,她有些着急了。眼见得外公对她一天天地瞧不起,两个孩子的眼里也根本没她,她唯一的希望便是早日生个儿子,这样不用说话,自己在家便赢得一席之地。可无论她采取什么办法,甚至要求外公按她打听来的方法做事,肚子却还是没有反应。后来,外公对她产生了反感情绪。她一遍遍地哀求外公给她一个孩子,但外公觉得自己好像已无能为力——这让他多少有些沮丧。

女人对外公的能力也发生了怀疑,她于是暗地和一个相好在外面进行过几次活动,眼见得春种夏收,女人的身子却月月见红,如约不爽,肚子还是没有起色。

外公对女人的厌恶除了觉得她有些骚外,他觉得这个女人也很歹毒。外公是个善良的人,相貌上虽然凶一些,却一辈子连只鸡也没杀过。女人不同,女人除了会杀鸡,还敢杀猪,杀狗!她看着猪在痛苦地嚎叫的时候,脸上往往会浮现出一丝惬意的微笑,让外公心里一颤。女人在一次被外公暴打后几天不吃不喝,寻死觅活,甚至瞪着血红的眼睛要杀了母亲和他的哥哥——如果外公还那样待她的话,这让外公从心底倒吸了一口冷气,有些不寒而栗。那天他用绳子把女人吊在了房梁上,打得她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才能下地。有一件事情让外公至今耿耿于怀:家里喂的几只鸡刨吃了园子里的菜,女人把鸡捉住后用刀把爪子全剁了,看着鸡们在院子中间站

立不稳的样子，她哈哈大笑……

女人为了想要孩子，想尽了它能够想的办法。后来外公请郎中给她看病，郎中说女人血凉，还有一些妇科方面的毛病需要调理。女人调理了一段时间，脸上有了起色，变得滋润了许多，身子也比原来更加丰盈，走起路来胸部和臀部都在颤动，晃晃悠悠。外公觉得自己很累。

那段时间，女人把心思几乎全用在生孩子的事上。是啊，来家一晃都快5年了，要生也早该生下一堆了。她于是到处打听偏方，甚至去了寺庙里求菩萨保佑，回来的时候同相好又做了一回，但肚子还是没啥动静。她甚至有些气馁，想在用尽最后几招“密方”后，听天由命吧。

外公在这方面不能说是袖手旁观，他曾一度密切配合，却发现成效不大，便劝妻子收了这门心思，好好地待自己的两个孩子。女人嘴上应允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她咬了咬嘴唇把眼睛眯起来，在心底狠狠地诅咒着他们，特别是我的舅舅，眼看着就成了10岁的翩翩少年了，聪明又白净，每天在她的眼前晃悠，晃得她心颤，让她从心里嫉妒得发狂，恨不能即刻吃了他。

3

对舅舅的记忆，母亲很模糊，因为那一年她才5岁，不可能记住太多的事儿。但有一点她是知道的——舅舅是外公的命根子！舅舅眉清目秀，皮肤白皙，胖乎乎的脸蛋上永远有两朵褪不去的红云。他爱笑，一笑两个酒窝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母亲也很喜欢哥哥，因为他从不倚大欺负她。舅舅很听话，从小没娘的孩子过早便明白了许多事情，他对女人虽然不满，但从跟她顶嘴拌牙，处处让着她，让外公心里好生感动。那时舅舅已经上了一所私塾小学，会写很多字，把《百家姓》和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。母亲经常缠着哥哥讲故事，舅舅讲着讲着母亲就睡着了，睡梦中她似乎看见自己的母亲在冲着她笑——尽管她一生下来就没了娘。梦中的外婆慈眉善目，笑靥如花，不是现在女人的样子。女人整日恶狠狠的，很少看到笑容。

舅舅在学校上课，外公整日在外面忙活，屋里就剩了母亲和那个女人。女人经常支使母亲干活，母亲太小干不了，女人便又打又骂，还恶狠狠地警告她不能告诉外公。外公有几次看到母亲脸上有伤，问母亲怎么回事？母

亲支支吾吾，说自己不小心碰的。

然而这个女人并没有因此放过母亲。母亲经常吃不饱，趁女人不在的时候从馍篮子里拿馒头，女人发现后很生气，悄悄给几个馍里夹了打碎的瓷片，然后放在篮子里。上午女人不在，母亲饿了，于是伸手从篮子里抓了一个馒头就咬，结果两颗门牙被瓷片崩掉了，鲜血直流，疼得不能吃饭。外公很诧异，询问母亲怎么回事？母亲看见女人恶狠狠地盯着自己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。外公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操起一根木棍向女人撵了下去。女人尖叫一声，抱头鼠窜。那以后，她对母亲更是变本加厉，视她为眼中钉，肉中刺。听说有户人家想要女孩，女人于是背着外公悄悄地把母亲卖了。

母亲被卖的那天吃到了几年来最好的一顿饭。那天女人给母亲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，并说要带她去母亲的姥姥家。母亲很高兴。自从这个女人到家后，母亲就很少吃过像样的饭食。母亲曾经跟外公去过几次姥姥家，姥姥见到母亲很兴奋，尽量做一些好吃的东西，并留她住一些日子。

女人把母亲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，然后交给一个老女人，让她喊那个女人叫娘。母亲说你就是俺的娘啊，为什么还要喊她？女人说你喊你就喊，要不我就不带你去姥姥家了。母亲很害怕，于是就怯生生地喊了那个老女人一声娘。老女人很激动，一把将母亲搂在怀里，拿出一件崭新的衣裳，让母亲穿上。母亲穿上了新衣裳，大家都说好看，母亲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颜。女人说，英子，你先在这里跟你娘待着，我去办点事儿，然后再来接你去姥姥家。母亲见她口气严厉，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于是就点了点头。

太阳渐渐地落山了，母亲盼望着女人早点来接自己，可左盼右盼就是不见女人的身影，于是就问那个老女人。母亲说，妈，俺娘怎么还不来接俺？老女人说乖孩子，你娘今天大概有事，没有忙完，人家不让她走，明天她一定会来接你的。

母亲将信将疑，眼泪却悄悄地流了下来。尽管那个女人待母亲一直不好，但她毕竟是母亲的娘啊！没有她引路，母亲就不可能找到姥姥的家。那天晚上母亲一直睡不着，凉凉的月光透过窗棂走了进来，照在她的身上。一只黑猫懒洋洋地伸了个长腰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翘着尾巴从她的身旁踱过。它弓弓身子，慵懒地趴在笤帚上睡着了。母亲睡不着。她一直坚信女人会来接自己，大概真的路上有了什么事儿，一时走不脱。母亲看着黑猫，一直在耐心地等着，等到月亮西移，屋里黑得什么也看不见，她才迷迷

糊糊地睡着了。

第二天,母亲又问老女人:妈,俺娘为什么还不来接俺呢?老女人又用同样的话骗母亲。接下来的几天都是这样,母亲很失望,于是就再也不相信老女人的话了,哭着闹着要回去。老女人起初还温柔地哄母亲,可母亲越闹越凶,老女人被闹烦了,就直言相告:——你娘不要你了,把你卖给我们了。以后,你别再问我要你娘了!母亲怎么也不信老女人的话,冲出门闹着要回家去。老女人扯着母亲的胳膊往回拉,母亲力气太小,怎么能拉得过她?情急之下母亲张嘴狠狠地咬了老女人一口,老女人被咬得“嗷嗷”直叫,她气急败坏,扯着母亲黄黄的小辫儿劈头盖脸打下去,打得母亲满脸是血,直到她不敢再闹了。

母亲被打得鼻青脸肿,晕头转向,那只黑猫看见她“喵呜”一声,远远地逃开了。

经过老女人几个月的调教,母亲不再闹着回家找姥姥了。母亲恨透了把她卖掉的那个女人,她想外公总有一天来找她的,于是就默默地等待。这期间,黑猫成了她最好的朋友,有啥事情她都会向它倾诉,黑猫也会很专注地听着,有时还会同情地舔舔母亲的手,并望着她的脸“喵喵”地叫几声。

老女人渐渐露出了狰狞面目。她整天让母亲干活,母亲太小,干不了她就打。她还不准母亲再用过去的名字,为母亲起了个新名字。过去那个活泼可爱的女孩英子不见了,一个被老女人叫做香香的女孩,天天被老女人呼来唤去。然而,表面听话的母亲,总找借口站在门口偷偷向街道张望,母亲嘴上不敢说,心里却期盼外公身影的出现,母亲希望有一天外公来接自己回家。睡梦中母亲经常喊着:爹,快来接俺。爹,快点来接俺啊。醒来后,除了满脸的泪痕,陪伴她的只有黑猫。

就这样,一晃两年过去,母亲每天都有做不完的活。天还不亮,母亲就要起床倒尿盆、挑水、劈柴、烧水、扫院子。中午母亲还要给有午睡习惯的老女人打扇,下午,母亲要打扫家里的卫生。晚饭后,老女人要出去,这时的母亲要洗一家人换下的衣服,直到很晚才能休息。

一天之中,要数中午是母亲最难熬的时间。夏日炎炎,中午更加酷热难耐,老女人午睡时,要母亲站在她的床前打扇。这时,母亲也困得两只眼睛打仗,可是只要她的扇子不摇,老女人的拳头巴掌就会打过来。午休之后,老女人喜欢吃些零食,如花生、核桃、瓜子之类,母亲就要为她扒壳。看着老女人吃着香喷喷的零食,母亲在嘴里不停地咽唾沫,却只能强忍着自

己,不露一点痕迹。当零食掉到地上时,老女人就会用脚点着零食说:香香,捡起来吃了!母亲心想:俺是个人,不是狗。饿死也不吃老女人掉在地上的东西。但是母亲不捡就要挨打,无奈的母亲只好将零食捡起放在桌角边上,说:俺过一会儿吃。等到老女人吃够了,打扫果壳时,母亲背着老女人将捡到的零食用脚跺了一遍又一遍,她边跺边说:俺不吃,不吃,就是不吃!

母亲挨打是家常便饭。挑水时,由于母亲个子矮力气小,挑不起成人用的长长的颤悠悠的扁担,每次挑水时,水桶总是前后碰地。回到家老女人看到水桶里的水被洒得剩下一半,便边打边骂:香香,你这个懒虫,一分钱一担水你怎么只挑半担,老娘白养你了!母亲不敢顶嘴,只好忍着让老女人打个够,因为解释会被老女人认为是反嘴,反嘴的结果是被打得更狠。后来,老女人找人专门为母亲做了一副又硬又短的小扁担,让母亲挑水。然而母亲还是挑不动,水还是向外撒,于是她便只有继续挨打。

最让母亲痛苦的是她的左手,至今手背上有一处骨肉不分的连骨肉。由于母亲每天都要洗衣服,寒冬腊月,母亲的手被刺骨的凉水冰出了许多冻疮,冻疮疙瘩一个连一个,一块冰碴刺破了左手的冻疮,泡有火碱的污水使伤口严重感染,手疼得不敢动。母亲向老女人哀求:妈,俺的手让冰刺破了,很疼。老女人不屑一顾地说:懒就是懒,别给自己找不干活的理由。母亲不敢再说,再说又要挨打,每天还是忍着疼痛继续洗衣服。然而,伤口在泡有火碱的污水里一天天加重,母亲的整个左手已变成黑色,肿得像面包,并且,再下污水时已没有了疼痛感。

天可怜见,母亲的遭遇终于被人发现。一天,来镇子给人做法事的女法师发现了母亲严重感染的左手。她气愤地说:这孩子的手已经腐烂,如不及时治疗就会残废,而且不仅是手,连左臂也难保。女法师说你太不像话了,对孩子太歹毒了。老女人嫌她多管闲事,没好气地说:你好心你去给她治疗,俺可没钱。于是法师便带着母亲去诊所看手。医生看到母亲的左手,诧异地问法师:她的手怎么会烂成这样?法师无奈地摇摇头,说这孩子很可怜,给她好好治吧,需要多少钱,俺来出。医生用剪刀剪母亲左手的腐肉时没打麻药,大家都觉得不忍心。法师一遍遍地问母亲:孩子,你疼吗?疼就说话。母亲始终没说一句疼,可是望着自己左手的手背手心腐肉被剪掉,露着白花花的骨头,母亲吓哭了。母亲边哭边焦急地问医生:大夫,俺的手还能干活吗?

医生将一盘纱布塞进母亲左手的肉皮下后,告诉法师:你保证天天带她来换药,不然,她的手真会残废的。女法师于是每天带领母亲去诊所换药。老女人见母亲成了残废,不能干活,也不要她了。母亲的左手用了半年之久才算痊愈,可手背上有一块铜钱般大的肉却始终没有长出,肉皮相连,这块肉皮紧紧地贴在了骨头上,不能动。后来,母亲的这只手很敏感,每当天气寒冷就会感觉疼痛。

母亲的手痊愈后,女法师便带着她回家去。母亲太想念自己的亲人了。外公,还有舅舅,他们还认识她吗?她被那个女人卖掉后,他们肯定很着急。这下好了,母亲终于可以见到日思夜想的亲人了。那种归心似箭的心情是如此地强烈,以至于都有些迫不及待了。

母亲娘家村子的名字叫党庄,虽时隔几年,母亲并没有忘记。这个村子女法师做法事的时候曾去过,因此比较熟悉。

第二天,母亲便回到了那个令她梦魂萦绕的地方。

然而母亲怎么也没想到,等待她的是一声霹雳!——村里的人告诉她,舅舅和外公已经在一年前就去世了!

第二章

1

母亲的突然离去令外公很诧异。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还没回来，外公于是问女人怎么回事？女人说她把母亲送到她姥姥家去了。母亲因为在家里受女人欺负，经常会去姥姥家待，外公没有怀疑。可是过了很长时间母亲还没有回来，外公便去了那里。母亲的姥姥说这闺女一直都没来啊！外公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回去后再问，女人坚持说自己把母亲送去了姥姥家，可能她路上走丢了。再问，还是这话。外公于是一路打问，可惜直到出事的那天仍没有找到母亲。

那天早晨，外公离开了党庄，赶着牛往徐州走。中午时分，天晴了，阳光燥哄哄地洒了一地，一根火柴都能点燃。外公与人谈好了价格，准备把犍牛出手。看着养了3年的犍牛，皮光毛顺，膘悍雄壮，油汪汪地泛着红光，浑身充满了力气，外公真有些舍不得卖掉它。这时，犍牛突然显得狂躁不安，只见它用力挣脱缰绳，扭头就跑。外公紧紧地跟在牛后，看它朝着来时的方向奔去，且越跑越快，外公都有些跟不上了。犍牛一路狂奔，进村后便直接往宅子奔去。宅子的大门紧闭着，里面好像顶上了什么东西，红犍牛顶了一下，没有顶开，于是奋力一顶，厚厚的木门插被顶坏了，里面向外压着的一块石磨轰然倒地，掀起一层尘雾。外公正诧异不已，只见红犍牛竟直奔北面的上厢房而去。上厢房的门好像也从里面插上了，被红犍牛一头就撞了开来，一扇门“哐”的一声倒了下来，砸在屋里的砖地上。阳光乘虚而入，白晃晃地耀眼。

看着养得皮毛光亮的犍牛，什么会有些舍不得卖掉它。
这时犍牛突然显得火爆不安，是它用力挣脱缰绳，扭头
就跑。什么紧：地跟在牛后，看它朝来时的方向奔去。犍牛

一路狂奔，进

村后便直接

往宅子奔去。

宅子的大门

紧，风着，里

面好像顶上了

什么东西，红

犍牛顶了一下，

没有顶开，然

后用足力气，奋

力一顶，厚实的

门木栅被顶

坏了，里面向外压着的一块石磨轰然倒地，掀起一层尘雾。什么正诧异不已，只是红犍牛竟直奔北面的一座房屋而去。它次日巳年夏廿二日。图

第二章



屋里的一幕情景让外公目瞪口呆：只见儿子被剥得精光，捆在一把椅子上，口里塞着一块烂布，双目紧闭，头向右耷拉着，双腿之间一片血肉模糊。血顺着分开的大腿流了下来，椅子下面一滩血水已经凝固……外公叫了一声：建儿！便扑了上去，一时却怎么也解不开他身上的绳索。女人看见外公进来，大吃一惊，手里的碗“咣当”一声掉在地上，碗里一堆血糊糊的东西，像一团烂肉。外公一边呼唤着舅舅的乳名，一边拼命地摇晃着他的身子。儿子的脸上已经没有血色，嘴里的血水顺着烂布流了出来。外公说建儿，你醒醒呀！我是你爹！我是你爹呀，儿子！回转身，见女人还愣在那里，便一脚踢翻了，抽了捆舅舅的绳子绑在她的手上，一用劲便甩上了房檐，女人霎时间便晃在了半空。外公说狗日的你为啥杀我儿子？女人像一只被逼到墙角的猫，毛发倒竖，哆嗦得说不成话。原来她听一个老道士说女人吃了男孩的睾丸便可以生育，为了生孩子，她就对舅舅下了黑手，不想在割舅舅阴囊的时候他拼命挣扎，就连根砍了下来，结果流了好多血……

外公抱起浑身是血的儿子跨出屋门。门外，那头红犍牛累倒在地上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口里吐着白沫。外公对着惨白的太阳吼了一声：老天爷啊！我造了什么孽！？喊完后便哈哈大笑起来。他边笑边抱着儿子走了出去。舅舅的身体软得像面条，轻轻地挂在外公的胳膊上，晃来晃去。外公走到村子的中央时，已经围了好多村民，大家惊恐万分地看着浑身是血的舅舅，紧张得说不出话来。外公对着太阳又大叫了一声，双膝匍然着地。声音凄厉无比，刺破中午的宁静，搅得人心颤不已。外公喊第二声的时候嘴里喷出了粘稠的东西，血水像火红的玫瑰一样在石板上恣意绽放，绚烂夺目。

外公眼前一黑，身子往前一倾，迎面倒在了儿子的身上……

2

女人升天的那天享受了一些特殊待遇：她被族人用白布裹着，然后缠上厚厚的一层白绫。村子的中央架起一大堆柴火，女人身上被浸上了油，架在高高的柴堆上面。那天来了好多人看“点天灯”的仪式。族长宣读了女人的万恶罪状，村里的人们齐声怒吼：烧死她！烧死她！！声音震耳欲

聋，排山倒海般地滚过。女人眼里流露出求生的欲望，她惊恐万状，但嘴巴紧闭，什么也没说。白绫在点燃的一瞬间女人便成了团火球，顷刻间人们就听到了凄厉的喊叫。女人像杀猪般地嚎叫着，恐怖森然。年龄大一点的人纷纷闭上了眼睛，不忍再看。叫声歇斯底里地吼了一会，声音渐渐微弱，到后来只有“噼噼啪啪”的声响，整个广场被一股焦臭的浓烟所笼罩。火光冲天，烧了足足一个时辰！

儿子死后，外公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喝酒，喝醉了就跑到村里大喊大叫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大冷天把自己剥得一丝不挂，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头跌进了村边的水池里，等到人们发现的时候身体已经硬得像冰棍一样，浑身弓成一条大虾。村里的自家人（家族中的近亲）把外公同儿子安葬在一起，并竖了一块石碑。大家在感叹生命无常的同时，尤其感叹这一家人的命运凄苦。外公一生活得坦荡，最终却被一个女人弄得家破人亡，落得如此下场。不知阳世间未了的孽债，在阴间会不会得到偿还？

女法师的家在河南，孤身一人，无牵无挂。她带领母亲来到党庄，却发现母亲的家里已经没有人了，于是深叹这孩子命苦。村里的人都劝她收养母亲。母亲也觉得女法师心好，不愿再离开她了。

这个女法师便成了我的外婆。

外婆说她在遇见母亲之前的那段时间老是梦见玉兔，一只洁白的小兔子，楚楚怜怜地向她作揖，眼里含着泪花。外婆遇到母亲后，这个梦就不再出现了。原来母亲的属相是兔，外婆说这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啊，她们娘俩的缘分，是前世就定了的。

自从收养了母亲，外婆领母亲便回到了故乡，只在附近的地方做法事。外婆一直未嫁，她父母早亡，是靠了伯伯的抚养才长大成人的。孤儿的凄苦她最清楚，因此外婆在第一眼看见母亲的时候便落了泪，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个孤儿抚养成人，也给自己的后半生一个归宿。外婆这些年在外面做法事，已经有一些积蓄，她给母亲从头换到脚，里里外外都是绸缎，让她成为村里最耀眼的姑娘。那时虽然政府已倡导妇女放脚，但是农村很多人还是讲究缠脚的。母亲见过村里很多人缠脚，只有少数穷苦人家的闺女才会长一双大脚，这样的姑娘无论相貌多么美丽，长大后都不可能找到像样的人家，甚至只能做人家的填房。有些女子相貌平平，但因为有一双三寸金莲，就可以找到心仪的人家，因此大多数人家的闺女从五六岁就

开始裹脚了。外婆小时候曾经缠过一段时间。裹的时候，裹脚布缠得很紧，整个力量又特别着力在小趾跟的部位，往往因为血液循环不畅，造成小趾跟部也就是外把骨的位置压疮溃烂。缠的时候要把小趾骨用劲向下推，四个脚趾也顺着向脚掌内缘再推进去，然后再使劲把裹脚布缠紧。缠好以后两只脚可能痛得半天不能走路，要勉强挣扎着，才能用脚后跟垫着走，走一步痛一下。坐下时更是一阵阵抽痛，睡觉时也会又胀又痛，抽得整个下半身都扭曲了。如果脚上溃烂化脓了，那胀得更难受，得把脚用枕头被子垫高，有时得把脚跟搁在床栏上压得神经发麻才好受一点。天气热时足内发烧痛得更厉害。痛得轻时睡了觉，两脚还在抽筋，或一夜频频痛醒，饮食无味。女孩受了这种残酷的折磨，往往会昼夜啼哭，痛不欲生，但还是得裹，不然长大了就会没有人要，就嫁不出去了。解开裹布，往往溃烂的部位和裹布紧紧粘着，勉强撕下来，便是一片血肉模糊，差不多得用6个月的时间，强忍痛苦挨到脚趾头都抄到脚内侧边，由脚内缘能摸到脚趾头。有的人为了让脚更小，缠的时候还给女孩的底底塞瓷片，然后用裹脚布缠紧，逼着她走路，瓷片深深地刺进了脚里，鲜血直流，撕心裂肺地疼。然而大人要的就是这种结果，伤口缠在里面发炎化脓，最后让里面的肉烂掉，脚便变得很小了。溃烂的伤口处理不当往往愈来愈严重，到最后甚至会导致小趾腐烂脱落形成慢性骨髓炎，多年不愈。由此可知，要缠得一双小脚，真是得历尽千辛万苦，无怪乎缠足妇女对其小脚的呵护，胜于一切。

母亲那时已经错过了裹脚的最佳时机，但还不算太迟。有的姑娘10多岁才开始缠脚，自然会更痛苦。外婆小的时候家里穷，需要她干活，所以缠了一段时间就放弃了，外婆没有遭受太大的罪。但是大脚女人的社会地位很低，因此虽然外婆很宠爱母亲，还是要让她缠脚。母亲的脚白天被裹上，晚上她就偷偷地放开了。外婆发现后又给她缠上，双脚火辣辣地胀痛，火烧火燎，痛彻心骨。母亲实在受不了那样的刑法，央求外婆不要让她缠脚。外婆也觉得太残酷，于是在白天的时候给她缠上，晚上就给她松了开来，母亲的脚至今像常人一样，同其他同龄的老太婆颇有些不同。解放后，缠脚的陋习被政府明文禁止，所有的女人都非常羡慕母亲的那双大脚，母亲说她一辈子都感激外婆的英明。

日本鬼子说来就来了。听说县城里来了许多骑洋马的,每天到处巡逻,并且在县城的周围设置了一些岗楼。城里边有钱的人家早就跑掉了,跑不掉的是他们的房子,于是便全成了日本鬼子的住所。东洋鬼子一路烧杀掠抢,无恶不作,老百姓闻风丧胆,纷纷离开了村子,向西边方向逃去。黑夜里,外婆拉着母亲的手,背了一个包裹跟着村人匆匆地上路,母亲不知道外婆要带她到哪里去。一些年纪大的人没有走,他们死也不愿意离开故土。

两天后他们来到了祝村。祝村离县城较远,鬼子还没有来。他们边寻找人家住下,边惊魂未定地打听东边传来的消息。听说有几个村子都让鬼子放火烧掉了,但外婆他们的村子尚没动静。母亲暗暗地长舒了一口气,见房东家的少爷拿了一个球状的东西邀她去玩,于是就准备去,结果遭到外婆的反对。房东家是村子里少有的富裕人家,对人却很和善,一大早就端来了热气腾腾的米饭,要母亲她们趁热吃掉。母亲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,很饿。她看了看外婆,见外婆的眼里是不同意的神色,于是便不敢吃。东家说兵荒马乱的,他婶你不要客气。外婆说给你家添的麻烦够多了,我们自己带有干粮呢,只求东家给一碗水就行了。东家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敬佩的目光,回去后烧了一壶水让儿子提过来。母亲跟外婆被安排在一间厢房里,厢房收拾得很干净,被子也很暖和。外婆坚持要用自己的铺盖。那天晚上她怎么也睡不着,睁着眼到天亮,拿了一把扫帚,把里里外外拾掇得干干净净。

太阳出来了,这一天和平常没什么区别,当人们还在惶惶不安地议论着什么,鬼子就进村了。鬼子进村后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开始放火。仔细看,也不过四五十个人,扛着枪,嘴里叽哩哇啦地说着什么,抓了几只鸡就走了。人们龟缩在屋里,大气不敢出,生怕鬼子捣门,没想到他们就那样哼着曲子,刺刀上挑着鸡,大摇大摆地走了。外婆在心里长吁了一口气,嘴里念着“阿弥陀佛”,把母亲从怀里放了出来。一直想象中的事情突然成为现实,与现实又有些不符,村里的人在如释重负的同时,又有一些不真实的感觉。难道那些传言都是假的吗?这几个日本人为啥只对鸡感兴趣?